

人

民

悦

读

丛

书

总主编◎东 润 文 昊 夏 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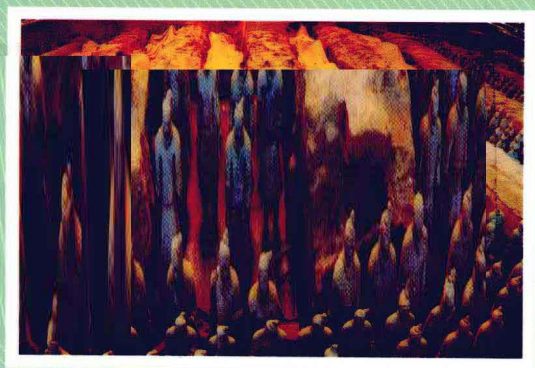


古典文萃

主编◎文章

GUDIAN
WENCU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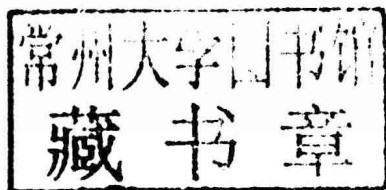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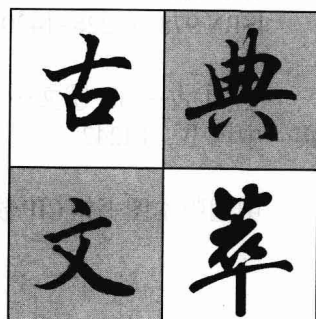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辑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人民悦读丛书

总主编:东润 文昊 夏阳



第一辑

主编◎文章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典文萃 / 文章主编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人民出版社, 2011.3

(人民悦读丛书. 第1辑)

ISBN 978-7-228-14203-3

I. ①古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古典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IV. ①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2315 号

责任编辑: 钟 鸣

封面设计: 刘堪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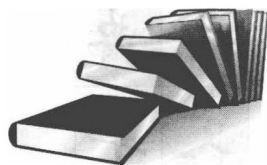
出 版	新疆人民出版社
发 行	新疆人民出版社
地 址	乌鲁木齐解放南路 348 号
邮 编	830001
制 作	乌鲁木齐标杆集书刊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	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6
字 数	100 千字
版 次	2011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-3000 册
定 价	15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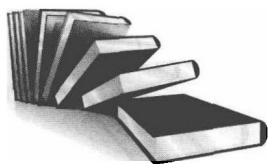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 / CONTENTS

郑伯克段于鄆	《左传》隐公元年/ 1
石碏谏宠州吁	《左传》隐公三年/ 4
郑庄公戒飭守臣	《左传》隐公十一年/ 6
季梁谏追楚师	《左传》桓公六年/ 9
曹刿论战	《左传》庄公十年/12
宫之奇谏假道	《左传》僖公五年/14
子鱼论战	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二年/16
寺人披见文公	《左传》僖公二十四年/18
烛之武退秦师	《左传》僖公三十年/20
郑子家告赵宣子	《左传》文公十七年/22
吕相绝秦	《左传》成公十三年/24
子产告范宣子轻币	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四年/28
子产却楚逆女以兵	《左传》昭公元年/30
吴许越成	《左传》哀公元年/32
召公谏厉王止谤	《国语·周语上》/34
单子知陈必亡	《国语·周语中》/36
敬姜论劳逸	《国语·鲁语下》/40
申胥谏许越成	《国语·吴语》/43
虞师晋师灭夏阳	《穀梁传》僖公二年/45
晋献公杀世子申生	《礼记·檀弓上》/47

目 录 / 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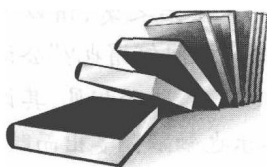


公子重耳对秦客	《礼记·檀弓下》/ 48
邹忌讽齐王纳谏	《战国策》/ 50
冯谖客孟尝君	《战国策》/ 52
鲁共工择言	《战国策》/ 56
唐雎说信陵君	《战国策》/ 58
谏逐客书	李 斯/ 59
卜居	《楚辞》/ 63
项羽本纪赞	《史记》/ 65
孔子世家赞	《史记》/ 67
屈原列传	《史记》/ 68
货殖列传序	《史记》/ 74
报任安书	司马迁/ 77
高帝求贤诏	刘 邦/ 86
过秦论(上)	贾 谊/ 88
论贵粟疏	晁 错/ 92
前出师表	诸葛亮/ 97
后出师表	诸葛亮/100
兰亭集序	王羲之/103
归去来辞	陶渊明/105
谏太宗十思疏	魏 徵/107
滕王阁序	王 勃/109



目 录 / CONTENTS

春夜宴桃李园序	李 白/113
陋室铭	刘禹锡/114
原道	韩 愈/115
杂说四	韩 愈/121
师说	韩 愈/122
祭十二郎文	韩 愈/125
捕蛇者说	柳宗元/130
种树郭橐驼传	柳宗元/133
小石城山记	柳宗元/136
黄冈竹楼记	王禹偁/138
岳阳楼记	范仲淹/140
谏院题名记	司马光/142
义田记	钱公辅/143
朋党论	欧阳修/146
释秘演诗集序	欧阳修/149
五代史伶官传序	欧阳修/152
醉翁亭记	欧阳修/154
秋声赋	欧阳修/156
管仲论	苏 洵/159
张益州画像记	苏 洵/162
范增论	苏 轼/166



郑伯克段于鄢

《左传》隐公元年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。生庄公及共叔段。庄公寤生，惊姜氏，故名曰寤生，遂恶之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，亟请于武公，公弗许。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。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，佗邑唯命。”请京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叔。

祭仲曰：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，大都不过参国之一，中五之一，小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，君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？不如早为之所，无使滋蔓。蔓，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？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，大叔命西鄙、北鄙贰于己。公子吕曰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无庸，将自及。”

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昵，厚将崩。”

大叔完聚，缮甲兵，具卒乘，将袭郑。夫人将启之。公闻其期，曰：“可矣。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。段入于鄢。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

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段不弟，故不言弟。如二君，故曰克。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，谓之郑志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
遂置姜氏于城颍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！”既而悔之。颍考叔为颍谷封人，闻之，有献于公。公赐之食，食舍肉。公

问之。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。”颍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？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？！若阙地及泉，隧而相见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！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泄泄！”遂为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：“颍考叔，纯孝也。爱其母，施及庄公。《诗》曰：‘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’其是之谓乎！”

【译文】

起初，郑武公从申国娶了武姜，生了庄公和共叔段。庄公是倒着出生的，惊吓了姜氏，所以取名叫寤生，武姜因此就不喜欢他。武姜喜欢共叔段，想立共叔段为太子，屡次向武公请求，武公没答应。等到庄公继承了君位，武姜又替共叔段求情，请求把“制”这个地方封给他。庄公说：“‘制’是个险要的地方，虢叔曾死在这里。别的地方，您的吩咐我都可以照办。”武姜请求把“京”给他，庄公就让共叔段住在那里，人们称他为京城太叔。

祭仲说：“都邑的城墙，周围超过三百丈，就是国家的祸害。根据先王的制度，大都邑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，中都邑不能超过五分之一，小都邑不能超过九分之一。现在京邑的城市不合乎先王的制度，您将会无法控制的。”庄公说：“武姜想要这样，我哪能避开这个祸害呢？”祭仲回答说：“武姜哪有满足的时候！不如早点替太叔找个地方，不要让他的势力继续滋长蔓延。蔓延开来，就难以对付了。蔓延的野草尚且难以铲除，何况是您娇宠的弟弟呢！”庄公说：“不义的事做多了，必定自取灭亡，您姑且等着吧。”

不久，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邑同时也听从他的命令。公子吕说：“一个国家不能忍受这种两属的情况啊，您打算怎么办？如果要让位给太叔，那就请您允许我去侍奉他；如果不让，那就请除掉他，不要使老百姓二心。”庄公说：“用不着，他会自取祸殃的。”

太叔又公开把两个边邑收归自己，一直扩大到廩延。公子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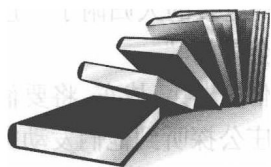
说：“可以了！否则领土再扩大，他就要得到更多的人归附了。”庄公说：“他不义于君，不亲于兄，领土再大也会垮的。”

太叔修筑城郭，积聚粮草，修整武器，准备步兵、战车，将要偷袭郑国都城。武姜准备打开城门做内应。庄公探听到他们发动突袭的日期，说：“可以了！”命令子封率领二百辆战车去攻打京城。京城的人起来反叛太叔段，太叔段逃入鄆城。庄公又追到鄆城讨伐他。五月二十三日，太叔又出逃到共国。

《春秋》上说：“郑伯克段于鄆。”共叔段的所作所为不像弟弟，所以不称他是弟弟；兄弟两人就如同两个敌对的国君，所以称为“克”；称庄公为郑伯而不称兄长，是讽刺他没有尽兄长职责，管教好弟弟；《春秋》说郑庄公早有杀弟的本心，不说段是逃亡，实在是史官下笔有为难的地方。

于是庄公把姜氏安置在城颍，并发誓说：“不到黄泉，绝不相见！”可是不久，他又后悔不该这样做。颍考叔在颍谷主管疆界，他听说这件事后，就借贡献礼物的机会来见庄公。庄公赐给他食物，颍考叔吃的时候总把肉挑出来。庄公便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：“我有老母在家，她吃过我孝敬给她的食物，还从来没有吃过您的食物。请允许我把食物带给她吃。”庄公说：“你有母亲可献食物，我却没有啊！”颍考叔便说：“敢问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庄公便把有关原委告诉了他，并说自己很后悔。颍考叔回答说：“您何必为此发愁！如果挖地见到泉水，你们就在地道里相见，又有谁能说不是在黄泉下相见呢？”庄公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庄公进入地道吟诗说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无穷。”姜氏出地道也吟诗说：“大隧之外，心情舒畅。”于是母子又像从前一样。

君子说：“颍考叔真是大孝子啊！爱自己的母亲，还将这孝心推及庄公。《诗经》上说‘孝子的孝心没有穷尽，他永远把自己的敬孝思想分享给同类的人，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！’”



石碣谏宠州吁

《左传》隐公三年

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，曰庄姜。美而无子。卫人所为赋《硕人》也。又娶于陈，曰厉妫，生孝伯，蚤死。其娣戴妫生桓公，庄姜以为己子。

公子州吁，嬖人之子也，有宠而好兵，公弗禁。庄姜恶之。

石碣谏曰：“臣闻爱子，教之以义方，弗纳于邪。骄、奢、淫、佚，所自邪也。四者之来，宠禄过也。将立州吁，乃定之矣；若犹未也，阶之为祸。夫宠而不骄，骄而能降，降而不憾，憾而能矜者，鲜矣。且夫贱妨贵，少陵长，远间亲，新闻旧，小加大，淫破义，所谓六逆也。君义，臣行，父慈，子孝，兄爱，弟敬，所谓六顺也。去顺效逆，所以速祸也。君人者，将祸是务去，而速之，无乃不可乎！”

弗听。其子厚与州吁游，禁之，不可。桓公立，乃老。

【译文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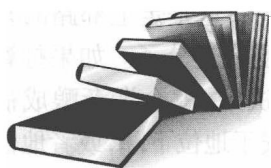
卫庄公从齐国娶了太子得臣的妹妹，叫庄姜。庄姜美丽却没生儿子，卫国人为她写了一首《硕人》诗。庄公又从陈国娶了位妻子，叫厉妫，生下孝伯，夭折了。厉妫的妹妹戴妫与庄公生了桓公，庄姜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。

公子州吁，是卫庄公宠幸的姬妾的儿子，受到庄公的宠爱而又喜欢武功，庄公不管束他，庄姜却很讨厌他。

石碣规劝庄公说：“听说疼爱儿子，应该用规矩法度去教导他，

不要让他走上邪路。骄横、奢侈、纵欲、放荡,这是走上邪路的开端。这四种恶习的产生,是由于宠爱和享受太过分了。如果打算立州吁做太子,那就定下来;如果还没有决定,就会渐渐酿成祸乱。受宠爱而不骄横,或者虽然骄横而能安于地位下降,或者地位虽降而不怨恨,或者虽然怨恨而能自我克制,安分守己,这是很少见的。再说地位低贱的陷害地位尊贵的,年纪小的凌辱年纪大的,关系疏远的离间关系亲近的,新人离间旧人,权势小的超越权势大的,淫乱的破坏有道德的,这就是所说的‘六逆’。国君做事合乎礼义,臣子才能够服从君命;父亲慈爱子女,儿子才能孝顺父母;兄友爱弟弟,弟弟才能尊敬哥哥,这就是所说的‘六顺’。抛弃‘顺’而效法‘逆’,这就会加快祸乱的到来。作为君主,务必尽力消除祸乱,而今却促使祸乱的到来,恐怕不能这么做吧!”

庄公不听劝说。石碏的儿子石厚同州吁交往,石碏阻止儿子,但没用。卫桓公即位,石碏就告老退休了。



郑庄公戒饬守臣

《左传》隐公十一年

秋七月，公会齐侯、郑伯伐许。庚辰，傅于许。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，子都自下射之，颠。瑕叔盈又以蝥弧登，周麾而呼曰：“君登矣！”郑师毕登。壬午，遂入许。许庄公奔卫。

齐侯以许让公。公曰：“君谓许不共，故从君讨之。许既伏其罪矣，虽君有命，寡人弗敢与闻。”乃与郑人。

郑伯使许大夫百里奉许叔以居许东偏，曰：“天祸许国，鬼神实不逞于许君，而假手于我寡人，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，其敢以许自为功乎？寡人有弟，不能和协，而使糊其口于四方，其况能久有许乎？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民也，吾将使获也佐吾子。若寡人得没于地，天其以礼悔祸于许，无宁兹许公复奉其社稷。唯我郑国之有请谒焉，如旧昏媾，其能降以相从也。无滋他族，实偪处此，以与我郑国争此土也。吾子孙其覆亡之不暇，而况能禋祀许乎？寡人之使吾子处此，不唯许国之为，亦聊以固吾圉也。”

乃使公孙获处许西偏，曰：“凡而器用财贿，无置于许。我死，乃亟去之，吾先君新邑于此，王室而既卑矣。周之子孙，日失其序。夫许，大岳之胤也，天而既厌周德矣，吾其能与许争乎？”

君子谓：“郑庄公于是乎有礼。”礼，经国家、定社稷、序人民、利后嗣者也。许无刑而伐之，服而舍之，度德而处之，量力而行之，相时而动，无累后人，可谓知礼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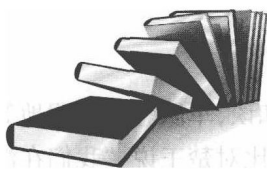
【译文】

秋七月，隐公联合齐侯、郑伯讨伐许国。八月初一，军队逼攻许国的国都。颍考叔举起郑伯用的螯弧旗抢先登城，子都用箭从下面射他，颍考叔中箭摔下城来。瑕叔盈又举起螯弧旗爬上城，向四周挥旗大喊：“国君登上城了！”于是郑国的军队全部登城。初三这天，郑庄公进入许国国都。许庄公逃亡到卫国去了。齐侯把许国让给隐公，隐公说：“您说许国违背法度，所以我跟着您来讨伐他。现在许国既然已经伏罪，虽然您有命令，我却不敢领受。”齐侯于是把许国让给了郑国。

郑庄公派许国大夫百里陪同许叔住到许国东部偏远的地方，对他说：“上天降祸给许国，鬼神确实对许国国君不满，因而借助我的手来惩罚他。我仅有的一两个父老兄弟尚且不能相安，又哪敢把讨伐许国当做自己的功劳呢？我有个弟弟，不能与他和睦相处，而使他四处流浪，又怎能长久地占有许国呢？希望您侍奉许叔来安抚这里的百姓，我将派公孙获来协助您。如果我得以善终入土，上天也因得到敬重而撤回加于许国的灾祸，而愿意让许公重新侍奉他的宗庙社稷。那时只要我郑国有所请求，许国就会像对待世代通婚的亲家一样，屈尊相从，不让别的部族逼近和居住在这里，来与我们郑国争夺这片土地。那时我们郑国的子孙连挽救自己的灭亡尚且来不及，哪里还能祭祀许国的宗庙社稷呢？我让您住在这里，不仅是为了许国，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边疆。”郑庄公于是就派公孙获住到许国的西部，对他说：“凡是你的器物财宝，不要放在许国。我死后，你马上离开这里。我的先君在这里新建城邑，现在周王室已经衰落了，王室的子孙一天天地丧失祖先的基业。至于许国，那是太岳的后代，上天已经厌弃周室的作为了，我岂能与许国相争呢？”

君子说：“郑庄公在这件事情上有礼数。”礼，是经营治理国家，

安定社稷,使百姓遵循秩序,使后代获利的行为准则。许国没有法度就讨伐它,服罪就放过它,揣度自己的德行来处理,衡量自己的力量来做事,看准时机而行动,不连累后代子孙,郑伯这样做,可以说懂得礼法了。



季梁谏追楚师

《左传》桓公六年

楚武王侵随，使薳章求成焉，军于瑕以待之。随人使少师董成。門伯比言于楚子曰：“吾不得志于汉东也，我则使然。我张吾三军，而被吾甲兵，以武临之，彼则惧而协以谋我，故难间也。汉东之国，随为大。随张，必弃小国。小国离，楚之利也。少师侈，请羸师以张之。”熊率且比曰：“季梁在，何益？”門伯比曰：“以为后图。少师得其君。”王毁军而纳少师。

少师归，请追楚师。随侯将许之。季梁止之，曰：“天方授楚，楚之羸，其诱我也。君何急焉？臣闻小之能敌大也，小道大淫。所谓道，忠于民而信于神也。上思利民，忠也。祝史正辞，信也。今民馁而君逞欲，祝史矫举以祭，臣不知其可也。”公曰：“吾牲肥腍，粢盛丰备，何则不信？”对曰：“夫民，神之主也，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。故奉牲以告曰：‘博硕肥腍’。谓民力之普存也，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，谓其不疾疫蠹也，谓其备腍咸有也。奉盛以告曰：‘洁粢丰盛’，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。奉酒醴以告曰：‘嘉栗旨酒’，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。所谓馨香，无谗慝也。故务其三时，修其五教，亲其九族，以致其禋祀。于是乎，民和而神降之福，故动则有成。今民各有心，而鬼神乏主，君虽独丰，其何福之有？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，庶免于难。”

随侯惧而修政，楚不敢伐。

【译文】

楚武王入侵随国，派大夫薳章与随国和谈，军队驻扎在瑕地等候消息。随国派一位少师主持和谈。鬥伯比对楚王说：“我们在汉水以东一带不能得志，是我们自己造成这种局面的。我们扩充军队，装备武器，以武力压制小国。那些小国由于害怕，就联合起来对付我们，所以很难离间他们。汉水以东的那些国家，随国最大。随国一旦骄傲自大，就会离弃其他小国，小国离开随国，则是楚国的有利时机。少师这个人很狂妄，请您将疲弱的士卒展示给他看，以助长他的狂妄自大。”熊率且比说：“随国有季梁在，这个计策有什么用？”鬥伯比说：“这是为以后考虑。少师是得到随国国君宠信的。”于是楚王就撤去精锐军队和装备，而以老弱士卒来接待少师。

少师回去，就请求出兵追击楚军。随侯想答应他，季梁劝阻说：“上天正帮助楚国，楚军疲弱，恐怕是骗我们的，您何必这样急忙出兵呢？下臣听说小国所以能够抵抗大国，是由于小国有道而大国淫虐。所谓‘道’，就是对人民要‘忠’而对神灵要‘信’。国君常想到使人民有利，这是忠；祝史的言词真实，这是信。现在人民忍饥挨饿而国君一味追求私欲，祝史祭祀时用虚报功德的言词，下臣不知道这样做能否成功。”随侯说：“我祭祀用的牲口，毛色纯正，膘肥体壮，祭器里的黍稷也很丰盛完备，为什么不能取信于神灵？”季梁回答说：“人民，是神灵的主人。圣王总是先做好人民的事，而后致力于对神灵的祭祀。因此，奉献牺牲的时候向神灵祝告说：‘牲口又肥又大。’这是说人民的物力、财力普遍存在，那牲畜又肥又大，繁殖生长很快，没有得病，各种肥壮的牲畜全有。奉献装满祭祀的器物向神灵祝告说：‘洁净的谷物非常丰盛。’这是说春、夏、秋三个务农季节没有妨害生产，人民和睦，收成丰富。奉献甜酒的时候向神灵祝告说：‘又清又美的酒。’这是说上上下下都有美德而没有异心。所谓祭品芳香，就是没有邪恶。所以他们致力于三时的农事，修明教化，亲近亲族，用这些实际行动来祭祀神灵，于是人

民和睦，神灵赐福给我们，做什么事情都会成功。今天人民各怀二心，鬼神也没有了主人。您虽然一个人祭品丰盛，又会有什么幸福呢？您还是暂且去修明政治，亲近兄弟那样的国家，也许能够避免灾祸。”随侯害怕，就去修明政治，楚国也就不敢来攻打了。